

松花江上

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双城堡

杜建平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双城堡

杜建平 /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双城堡/杜建平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7

(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0770-1

I. ①双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5688 号

责任编辑: 程黛眉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21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20.5

插 页: 2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1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一九三一年夏，天大旱，土地干得裂开了纵横交错的大口子，孩子的小脚都能伸进去。庄稼长得瘦小枯干，像得了痼病。路边的小草垂头丧气，仿佛见到了后妈的孩子。树叶半黄半绿，卷成了卷儿，点一把火就能烧得“劈啪”响。空气热得吸进去拉得鼻孔和嗓子生疼。人渴得见到液体的东西就想喝，肚子喝得像怀孕一样，嘴里还是觉得渴。

木逢春一家六口人从老家辽宁清河门出发，沿着铁路线逃荒，投奔住在双城堡南门外的大姨姐家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，这一天，他们终于走过了拉林河铁路大桥，进入双城堡地界。双城堡送给他们的第一份礼物，就是这条旱得只剩下不足十五六丈宽的拉林河。木逢春领着家人在北岸的浅水处下了河，他们喝着水，洗着脸，凉快得不得了。拉林河古称洮流水，是满语，为喜欢、爽快之意。

十岁的二女儿木梅跟同龄的孩子相比，个子小了点，也单薄了点，可是两只大眼睛却呼扇呼扇的会说话。别人的眉毛只是眼睛的帮手，她的眉毛却是眼睛的先锋。眼未喜眉先弯，眼未笑眉已开，眼未怒眉已皱，眼未泪眉已屈。她快言快语，啥事都喜欢喊头一嗓子：“我的妈呀，双城可真好，连河水都这么凉快！大姨家要是在河边住就好了。”

十二岁的大女儿木洁接过木梅的话：“大姨家在哪儿住还得你说了算啊？”

“嗯呐，就得我说了算！”

十七岁的大儿子木歌光着膀子，穿着大裤衩子，趴到了水里：“干脆，我就凫水去大姨家算了！”

母亲木土氏笑了：“你还坐船去呢。”

木逢春接过话：“啥也不用坐了，这回可真快到了。”

木逢春今年四十岁，中等身材，古铜色面孔，大眼睛，矮鼻梁，单眼皮，嘴角总是挂着买卖人与人人为善的笑意。岁月在他的脸上和眼角上刻下了几丝皱纹，虽浅，也能看得真切。他的眉头总是皱着，使眼睛的魅力打了折扣，却多了几分忍让和坚忍。木逢春胡须很重，很粗，腮上下巴上都是。

他上身穿着一件大补丁擦小补丁的灰色短衣，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粗布裤，屁股蛋子上和膝盖上也都是错落的补丁。一双黑色千层底布鞋，鞋面上脚趾的部位也都是椭圆形的小补丁。他手里拿着一根扁担，两边放着箩筐。一个箩筐里坐着一周岁多点的老儿子木笛；另一个箩筐里放着祖宗像和其他东西。他的身体看起来瘦弱一些，可挑起担子却是左右肩轮换着，走得飞快。

木笛刚刚会走，只会说单字的话。他见哥哥姐姐下了河，就从本土氏的怀里向外挣着，也想下河。本土氏怕他淹着，就坐到岸边，来回拉着他的小手，教他说着那首已经传诵了上百年、传诵了几代人的童谣：

拉大锯，扯大锯，
姥家门口唱大戏，
接姑娘，唤女婿，
小外孙，也要去

.....

一家人正闹着，拉林河上游忽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，一只“快马子”（注：快马子：独木船，形如梭，两头尖，微上翘，满语称为“威呼”）顺水划来。它像利箭射开碧水，似天犁翻开浪花，顷刻之间就划到了木家人跟前。“快马子”上坐着两个年轻人，一个二十八九岁，一个二十一二岁。他们两个跳上岸来，从腰里拔出手枪，分别顶住了木逢春和木歌：“别动，动就崩了你们！”

木逢春和木歌没有惊慌，因为在逃荒的路上，几乎天天遇到这样的事，有时一天甚至遇到好几次。木逢春看了看他们两个：“二位大爷，你们是谁？”

年龄大点的人说：“我们是‘四海’绺子的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把东西留下，人滚！”

“大爷，咱家是逃荒的，老家过不下去了，听说你们双城堡的日子好过些，就来这儿讨条生路。瞅瞅，除了这几个人，也没有啥东西可以孝敬你们的，让你们见笑了。”

年龄大些的人叹了口气：“唉，这是什么世道，人都被逼得逃荒的逃荒，当胡子的当胡子。我还以为你们是搬家的呢。算你们走字儿（注：走字儿：方言，运气好），我们大当家的说过，女人、老人、逃荒的都不抢，你们走吧！”

木逢春拱起双手：“谢过两位大爷！”

这时，上游又划来几只“快马子”，十来个人相继上了岸。其中一个大嗓门说：“没想到赵福禄这小子这么狠，勾结官军对咱们下了黑手。”

“你还没看明白吗？官军都是朝天上开的枪，是故意放咱们一马的，要不咱们这几十头烂蒜早就被‘捏酥’（注：捏酥：土匪黑话，打死）了。”

木家人没敢多耽搁，上了岸，继续沿着铁路线向北走去。拉林河的清凉渐渐地被甩到了背后，无边的燥热又弥漫开来。全家人流着汗，走进了一个叫谢家屯的小村。这个村只有百十户人家，散落在路东。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沟，扭着瘦弱的身子，穿过村后的大地，扑到拉林河的怀抱。

他们走进村里，在几棵大树下放下担子休息。木土氏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把木笛从筐里抱出来，解开衣襟给他吃奶。

虽然经过三十九年的风雨，木土氏的脸还是那么白，白得傲气十足，阳光怎么晒都晒不黑。她天生的大眼睛，双眼皮，额头被生活刻上了几道皱纹。说话时，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透出和蔼可亲的微笑。两个有魅力的酒窝，流露出刚毅果断和临危不乱的气质。木土氏穿着一件靛蓝色的麻花布衣裳，一条青蓝色粗布裤。

夕阳西下，热度下降了一些。木土氏对孩子们说：“咱们歇半天了，该干正事了。那什么，我抱着老疙瘩到屯南边去要饭；老二，你领着二丫头到屯北边去要饭。”

木歌的伯父家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，他排行在二。

木梅听了她妈的话不大乐意：“我不去，我都累了，让我姐去吧。”

“你不去别人要回来饭不给你吃！就你者抖（注：者抖：满语，读zhědǒu，事多、显摆），你姐都大了，人家见了都不愿意给。你小，招人可怜，要饭有人给。快跟你二哥去！”

“那我二哥比我姐还大呢，他咋还去要饭呢？”

“这小丫崽子今天的话咋这么多，你二哥不是小子吗，小子跟闺女能

一样吗？快去！”

木梅在母亲的一再追逼下，只得跟二哥一起去要饭了。

木土氏向屯子南边走去，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前：“屋里有人吗？我是逃荒的，给口吃的吧。”

屋里走出来一个跟木土氏年龄差不多、紫红面子的妇女，她拉着木笛的小手：“看这小小子长得多俊，真招人稀罕。大妹子，我刚镢（注：镢：方言，煮）了一锅苞米面苣荬菜粥，没苣荬菜（注：苣荬菜：方言，炖菜），盛两碗就够你们娘俩吃了。”

木笛长得是俊，把木逢春和木土氏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他的小脸白中透红，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，性格活泼可爱。他的两只大眼睛总是闪着水光，像刚刚洗过一样。那对眼皮刚睡醒觉时是双的，非常漂亮，随木土氏；过了一会儿，就变成了单的，又随了木逢春。木土氏给他穿了一件带补丁的红布兜兜，像个活灵活现的人参娃娃，就是瘦了点。

木笛伸手在那女人的脸上摸了一下，笑了笑。那女人很高兴：“哈哈，这小小子还不眼生呢。”

“一路上遇到的人多，见人就自来熟。大嫂，我们是全家逃荒的，还有四口人呢，给我们两碗就行了，我再到别人家去要点。”

那女人盛了两碗粥，倒入木土氏拿着的陶罐里，又夹了三个蒜茄子：“大妹子，你再到别人家去要点吧，我们这疙瘩都是旗人，爽快，只要家里有吃的，谁来要都能给点。”

木土氏谢过人家，又到另一家去要饭了。不一会儿，她们娘俩就回来了。木歌和木梅也回来了。他们虽然不能算是满载而归，却也要了不少。木土氏对木逢春说：“双城人真好，见到要饭的哪家都不少给，好像早就认识你一样。”

“咱们不就是看着双城人好，才一千多里地投奔这儿来的吗！”

一家人席地而坐，吃了起来。他们都饿了，很快就吃完了。木土氏正收拾着碗筷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这里路过。他看了看木逢春，站住了脚：“大兄弟，看样子你们是逃荒的，天都这时候了，你们在哪疙瘩住啊？”

木逢春站起身来，打量着这个汉子。他中等身材，黑脸庞，大眼睛，头戴一顶自家编的草帽，手里拎着一个土篮子，里面装满了苣荬菜：“大哥，

我们还没地方住呢，你家有住的地方吗？”

“唉，谁也不能顶着房子走道啊。我家人多，炕上都住满了。那啥，你们要是不嫌乎，就在我家后院的柴火垛将就一宿吧。”

“嫌乎啥啊，逃荒的人能有柴火垛住就不错了。你看，今天的天多好，火烧云，也不能下雨，住柴火垛还凉快。大哥，那就给你家添麻烦了。”

“唉，十年前我家也是逃荒过来的，出门不易啊，谁要是能帮上忙都应该帮一把。”

说着话，木土氏把东西收拾好，那人就领着他们全家向西走去。路过一户大人家的四合院时，木歌觉得这家人很阔气，就看了个仔细。两人多高的石头院墙砌得平平整整，上面留着内小外大的四方形枪眼。青石门楼，半尺多厚的木门，上面钉着拳头大的铜钉，两个半寸多粗的铜环衔入门上的铜虎口之中。两边的门柱上用行草书体写着一幅让人深思的对联：“闲人免进贤人进；盗者莫来道者来。”字写得苍劲有力，显现出主人果断、刚毅的性格。石台阶两旁立着一雄一雌两只怒目圆睁的花岗岩石狮。

一家人又跟着那人向西走了四五十丈远，来到了他家的小院。这是两间旧草房，房屋的东面是猪圈、鸡窝，西面是一座仓房。门口拴着的大黄狗看到这么多人进来，就跳起来疯狂地咬着。主人把狗吆喝住，跟老婆说明了情况，把木家人领到了屋后。这是个很大的菜园子，里面种着各种蔬菜。黄瓜开着黄花，豆角挂满架。在一个角落里，堆着很大一垛苞米秸。双城树木少，苞米秸是庄稼人一年的烧柴。苞米秸的多少是这家人富裕程度的浓缩。

那人对木逢春说：“兄弟，要是我家人口少，咋的也不能让你们住柴火垛啊。”

“这已经不错了，我们能舒舒服服地睡一夜了。大哥，你贵姓？”

“免贵姓谢。那啥，明个儿早晨我告诉我屋里的多贴几个苣荬菜大饼子，你们就在我家将就吃一顿吧。”

“那就更得感谢大哥了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！”

那人要走之前拍了拍木歌的肩膀，对木逢春说：“看你这个大儿子，又高又膀，多好，将来一定能有大出息。”

听到有人夸奖木歌，木逢春的心里就像打开了蜜糖罐，甜得不得了，

可是嘴上却说：“就是长了个傻大个儿，生在一个逃荒的人家，还能有啥大出息。”

木歌确实是木逢春和木土氏的骄傲，他不但比一般的孩子高出一头，而且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两只炯炯有神、求知欲望强烈的大眼睛总是闪出绝顶的聪明。无论是在私塾学《四书》，还是在武馆练武术，甚至是在赌场里赌博，他都会超出跟他一起学习的孩子好远，而且是越超越远。他浓黑的眉毛总是与额头皱在一起，透露出喜欢思考、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。他超长的双臂，伸展开来能将木洁、木梅、木笛三个人同时保护在自己的怀中。他修长的双腿行走如风，奔跑如飞。他交际广泛，三教九流、各行各业中既有打哈哈凑趣的酒肉朋友，又有两肋插刀以死相帮的兄弟。他喜欢喝酒，最多时喝过二斤多，但是从来没醉过。

送走了房主人，天也渐渐地黑了下来。蚊子一批接一批地飞来，咬得木家人浑身都是大包。可是，木逢春和孩子们都累了，顾不得这些，一躺在柴火垛上就睡着了。

夜色笼罩着小村庄，不知名的小虫在“吱吱”地叫着，远处不时地传来几声狗咬。不知是谁家男人的鼾声，像火车头在鸣笛一样，从开着的窗飞涌而出，溢满村庄后，又扑向了黑洞洞的原野。孩子们的呓语伴随着磨牙声，时大时小，时隐时现。天上的星星睡眼惺忪，仿佛刚刚从梦中醒来，待理不理地看着木土氏。月牙把遮挡着自己的一朵云片轻轻推开，露出了一张笑话人的弯弯“大嘴”。因为快到姐姐家了，木土氏睡不着觉了。屈指一算，她跟姐姐已经分别二十六七年了。也不知道这么多年姐姐咋样了，听捎信的人说，她家过得还不错。可是，姐夫家是旗人，规矩大，自己家人扑奔她来，能不能因为给她家添了过多的麻烦而影响她在家里的地位呢？要是那样的话，自己不就成了罪人吗？
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枪声，炸碎小村的寂静。木土氏慌忙坐起来，紧紧地把老儿子和老闺女搂在怀里。全家人都从梦中惊醒，朝着枪响的方向望去。原来是他们路过的那个大户人家的东面响起了枪声，孩子哭、老婆叫的声音从那边传了过来。木逢春揉了揉眼睛，对全家人说：“这是咋的了，觉都不让睡消停。你们都别动，我去房主家问问。”

木逢春向前走了两步，觉得不放心，又回过头来，叮嘱木歌：“老二，你

给我老实呆着，看好你妈和弟弟妹妹，哪儿都别去，听着没？”

“嗯呐。”

木逢春走到房主家房门前，见房主人已经站在院里，嘴里叼着一根旱烟袋，一边抽着，一边向枪响的地方张望着。烟袋锅里的烟一明一暗地闪着。木逢春指着那个大户人家问：“大哥，这是咋的了？”

“是‘四海’绺子来‘砸响窑’了。十天前，‘大活人’（注：‘大活人’：也叫‘大红人’，土匪与被害者之间的沟通者）捎来信说，‘四海’绺子要跟我们屯子最大的财主赵福禄要十杆长枪、十石高粱米、三匹马、三十张羊皮。赵福禄是个舍命不舍财的主儿，嘎拉哈（注：嘎拉哈：猪、羊、牛等四蹄动物后腿胫骨与跗骨之间的距骨，满族女孩的玩具）都能攥出油来，哪能答应他们。胡子就放出话来，说要来‘砸响窑’。赵福禄害怕了，就给官军送了一笔钱，想让他们剿灭‘四海’绺子。哪知道，头晌官军在拉林河上虚张声势地开了一阵枪，假装打了‘四海’绺子一个‘埋伏’。没想到，烧香引来了鬼，他们真来‘砸响窑’了。赵福禄也不‘二五眼’，他家有二十多杆枪，四个儿子，二十多个护院的伙计。再加上屯子里有骡子有马的人家也都把牲口牵到他家去了，帮着他家护院。这‘响窑’也不是说砸就能砸得了的。”

枪声越来越紧，木逢春怕家里人着急，就回到了后院，把刚刚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家里人。木歌问母亲：“妈，咱们白天在拉林河北岸遇到的那伙胡子不就是‘四海’绺子的吗？”

“是。白天他们看着咱们还挺仁义的，晚上砸起‘响窑’来咋这么狠？”

枪声像爆豆一般，一阵紧似一阵。显然是胡子得势了，枪声响到了赵福禄家的院墙下。只见几十只点燃的火炬从外面扔进了赵家院里。刹那间，院里的柴火着起火来。开始时，院里人可能还在救火，吵吵嚷嚷的。可是，随着扔进去的火炬越来越多，冲天的大火燃烧起来。本来没有风的天，一着起火来，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刮来了风，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。院子里的柴火着得“啪啪”响，人哭畜叫响成了一片。

赵福禄家的人被烧得没有了抵抗能力，土匪们砸开了大门，开始“洗窑”了。他们是见男人就杀，见女人就奸，见东西就抢……

半个时辰以后，火灭了，几挂大车拉着赵家各种值钱的东西，消失在

夜色之中。胡子们走远了，赵家再次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号啕哭声。

这是双城满族女人哭逝去亲人的独特哭声，不但有韵律、有节奏，还有情节。那是一种近似于叙事散文诗般的悲歌，石头人听了都能落下泪来。哭的人一般是坐或趴在死者旁边，一边拍着死者，一边唱歌般哭述：“老三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，你死了我可咋办啊，咱的孩子可指望谁啊……呜呜……我的命咋这么苦啊，三岁没了爹，九岁没了妈，刚过几年好日子，你又甩手离开了我……呜呜……”

木逢春听着哭声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，一个大财主就这么毁了。”

木土氏说：“世道一乱，财主家的日子也不比咱们穷人的日子好过啊。”

木逢春向家里人说：“胡子走了，没事了，睡觉吧，明个儿还得赶路呢。”

木歌重新躺在柴火垛上，想起了被害人家大门上的对联，就在心里把它改成了“贤人未进闲人进，道者没来盗者来。”

突然，一阵叫喊声从远处传来。全家人都以为是胡子又回来了，可是，听到的却是：“抓胡子呀——”

“别让胡子跑了啊——”

木歌说：“这可好了，是官军来抓胡子了。”

木洁说：“胡子都走了，他们才来，能抓住谁啊？”

“八成是他们从远处看着屯子里着火了，知道是胡子在砸‘响窑’才来的。他们离得远，到了这里胡子就都跑没了。”

官军们伴随着“抓胡子”的喊声涌进了赵家大院，接着就听到院里刚刚有些停止的哭声又响了起来：“老总啊，前天我爹给了你们二百块大洋，雇你们剿灭‘四海’绺子。头晌你们故意放跑了他们，晚上他们就把我家给砸了，还把我爹给打死了。我没找你们说理也就算了，你们咋还抢我家粮食呢？我家的粮食被胡子烧的烧了，抢的抢了，你们要是再把这几袋粮食拉走，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。”

“老子把胡子给你们赶跑了，你们就得孝敬我们。咋的，还铁公鸡——一毛不拔啊？告诉你们，今天谁要敢不让拉粮食，我认识你，枪子儿可不认你。兄弟们，快拉！”

又闹了好大一阵子，木家人听见官军们向四处分散开去，吵闹着来到各个村民家。接着，就听到有人喊：“不好啦，官军抓人了——”

一时间，鸡飞狗叫，一片混乱。木逢春他们住的这家房前也人影蹿动，吵吵闹闹。一个大嗓门叫着：“你听着，有人已经瞅着了，说你家来了六七个亲戚，有个大个子后生是胡子的细作，我们就是来抓他的。快说，你把他藏到哪儿去了？”

显然，他们说的“大个子”就是指木歌。木歌虽然虚岁才十七，但是已经是五尺半高的大个子。那时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，长这么高个子的孩子很少。只听房主人对那些官军说：“这是谁满嘴里跑舌头瞎掰的？没影的事。你们看看，我家屋里不就我们一家人吗？要是来了亲戚我还能让他们到别人家去住啊？”

那时候谁家要是来的客人多，到别人家借宿是常事，一个官兵就说：“可能真到别人家去住了。他家介壁儿（注：介壁儿：方言，邻居）那家房子宽敞，走，到那家去搜搜。”

官军们吵吵闹闹地到邻居家去了。房主人快步走到后院。木逢春迎上前去：“大哥，你是我家的大恩人，要不是你护着，我家老二就得被官军当成胡子的细作抓去。”

“兄弟，别这么说，这年头，老百姓自己要是不帮自己，真就没人帮咱们了。胡子邪乎，害的是有钱人，官军害的才是老百姓。他们出来一趟，祸害完老百姓，总得抓个垫背的。他们把你儿子说成是胡子的细作，就是为了抓回去堵别人的嘴。你们麻溜遛吧，他们在那家找不着人还得回来。你们从我家的后门出去，顺着那趟小树林子向东走半里多地，就是一条小河岔子，有五六丈宽，一尺来深，趟水就能过去。过了河他们就不敢抓你们了，因为那里不归他们管了。”

“大哥，谢谢你了！”

“谢啥，以后你们要是再能来这疙瘩，就到家里坐坐。”

木土氏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了：“大哥，那我们就走了。”

“快走吧。”

一家人急急忙忙地钻进了院后的树林里。

二

月光被树叶剪碎，撒落在地上。几只不知名的小鸟从梦中惊醒，叫着飞到了临近的树枝上。

木逢春一手抱着木笛，一手抱着木梅，大步流星地走在最前面。木土氏拽着木洁，跟在木逢春身后。真得感谢木土氏的母亲没有给她裹脚，才使得她能够在这样紧急关头跟得上家里人。木歌走在最后面。由于树林里空间小，不能挑着箩筐，他便把装着东西的箩筐放到弟弟坐着的箩筐里面，用一只手提着，另外一只手抓着扁担。准备一旦官军追上来，就用这根扁担保护全家人。

心急腿快，一袋烟工夫，他们就来到了小河边。几点星光伴随着哗哗的响声，在水面上轻轻地跳动着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了官军们的喊声：“站住——”

“抓胡子细作啊——”

黑暗中，从树林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。木土氏、木洁吓得浑身颤抖，木梅和木笛吓得放声大哭。

木逢春厉声断喝：“闭嘴！”

两个孩子被父亲少有的威严制止住了，只是抽泣着，不敢再发出声音。木逢春没有片刻迟疑，先踏入河水之中。随后，木土氏、木洁、木歌也先后冲进河中。他们大踏步向前蹚着，一会儿工夫就登上了河对岸，跑下小河堤。

由于怕官军开枪，一家人趴在了河堤下面。后面追赶的官军不敢过河，因为上次他们越了河界，被驻防这里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。他们向天上放了几枪，就回去了。

木歌见官军走了，就问木逢春：“爹，官军应该保护老百姓，咋还祸害老百姓呢？他们说我是胡子的细作，这不是瞪着眼睛瞎掰吗？”

木逢春说：“自古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。匪走兵来，兵走匪到。没把你抓去就算捡着了，要是真抓去，就说你是胡子的细作你也得受着。”

“我不会不承认吗？”

“不承认？几板子下去，让你承认啥你就得承认啥了。多少英雄好汉都被屈打成招了，别说你一个半大小子。”

木歌年轻气盛，虽然嘴里不说什么了，可是心里还是不服气，他不相信这个世界就任几个官军宰割。

一家人经历了大半夜的风险，根本就没怎么睡觉，现在没人追了，心理就放松了。开始时是木笛躺在木土氏怀里睡着了，接着木梅枕着木逢春的大腿也睡着了，后来木洁和木歌趴在翻过来的箩筐上同样睡着了，再后来木逢春和木土氏也跟着睡着了……

太阳升起来了，晨雾在树梢上一点一点散去，鸟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老牛已经在地里耕作了几个来回。木笛让尿憋醒了，伸了个懒腰，大声喊着：“尿！”

他这一喊，全家人都醒了。木土氏把木笛放到地上，将红布兜兜向上提了一下：“你就在草窠儿里尿吧。”

木笛的尿很急，把草窠儿吡出了一个小坑。他发现尿坑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，尿完后，弯腰就把那个东西捡了起来。木土氏大声喊着：“老儿子，别从尿里捡东西，埋汰！”

木笛听到喊声，就把那东西扔到了地上。木歌走过去，低头看了看，捡了起来。他拉着木笛走到小河边，在水里把那东西涮了涮，又给木笛洗了洗手。回过头来，木歌对木逢春说：“爹，真是该着咱家走字儿，我老弟撒尿滋出一块银子来，你看看，得有三两多沉。一块现大洋才七钱五分三厘重，这相当于四块多现大洋呢。”

一家人都围过来争抢着看。木逢春说：“这八成是谁丢的，咱们在这儿等着，一会儿人家准会回来找。”

木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不像！钱能丢在路上，咋能丢在草窠儿的泥里呢？昨晚胡子‘砸响窑’抢完东西，就是从这个方向赶着大车走的。你看，这里的脚印这么乱，至少得有好几十个人。胡子要是抢得钱多了，为了感天谢地，都要祭天一块银子，祭地一块银子。祭天那块银子要扔到高处，祭地这块银子要扔在低处，并且要踩到泥里。这小块银子可能就是他们祭地的。”

木逢春听了木歌的话说：“正经事你是啥都不懂，没用的事你是啥都

知道。我看不一定是胡子祭地的银子，这河上没桥，他们的大车咋过河？”

“河水这么浅，堤坡又缓，车肯定是从河里过来的。”

“那要真是胡子祭地的银子咋办？”

“那还咋办啥呀，咱们捡着不就完了吗。”

“财主家要是有人撵来，把这块银子翻出来，硬说是咱们抢的咋办？”

“不能，咱也不是胡子，胡子哪有拖家带口的。”

木逢春说：“那咱们麻溜走吧，离开这里。”

一家人又急急忙忙地赶路了。一个时辰后，他们赶到了一个叫青草坡的村子。正好一户地主家雇短工，木逢春和木歌就给人家干了一上午活儿，挣了十二个大饼子，用一只小筐拎了回来。木歌还挖了两把苣荬菜，洗了洗，跟地主家要了半碗大酱，一起拿了回来。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坐在村旁的树荫下，准备吃饭。

突然，从远处走来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三十四五岁的男人。他瘦得皮包骨，眼睛大得眼珠子几乎要掉出来了。他怀里抱着一个周岁左右、长得挺招人喜欢的小闺女。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气管里还带着轻微“吱儿吱儿”的响声。他走到木逢春和木土氏面前，什么话都没说，“咕咚”一下就跪在了地上：“大哥、大嫂，可怜可怜俺和这个苦命没妈的孩子吧！都怪俺不务正业，抽上了大烟。你们给俺三两大烟土，俺就把丫头卖给你们。俺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要不也不能卖孩子啊！”

说着，他就一个劲儿地给木逢春和木土氏磕头。

木逢春两口子一点也没着急，他们走上前来，把那个男人扶了起来。木逢春说：“大兄弟，咱是逃荒的，不要说没有大烟土，就是有一火车大烟土，这一路上也被胡子抢去多少次了。你快起来，见着有钱的主儿再磕头。”

“大哥、大嫂，你家的小小子跟俺家丫头般顶般（注：般顶般：方言，一样、差不多）大，可怜可怜俺这个齄巴，把这丫头买回去当童养媳吧，三两大烟土不贵。”

“大兄弟，你别耽误工夫了，咱真没那东西，要是还有还用逃荒吗？你到别处去看看吧。”

这时，从后面传来杀人一样的哭喊声：“呜——‘大烟鬼’，快把孩子还

给俺!”

随着哭喊声跑来一个三十一二岁的女人。她细高个儿，浓眉大眼，细皮嫩肉，头发胡乱地拢到脑后，挽到一起，用一根细树棍插成了疙瘩髻。她鼻梁比别的女人略高，鼻孔也大，稍微有点外翻。嘴唇挺薄，由于营养不良，发出淡淡的白色。她上身穿了一件旧麻花布布衫，补得挺整齐，洗得也算干净；下身穿了一条黑布裤子，带着横七竖八的补丁；旗人的大脚，穿了一双磨得飞了线的绣花鞋，已经看不清楚上面的图案。她冲上前来，一把从“大烟鬼”怀里抢过孩子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一边哭着一边大骂：“‘大烟鬼，’你咋不嘎嘣一下子瘟死，让大车把你轧死！呜呜……”

木土氏看了看这个女人，心想，她还像个过日子人，咋找了这么个汉子，真可怜。她这是来得早，还能把孩子追回去，要真让汉子把孩子给卖了，那可咋活啊？想到这里，她走上前来，劝着这个女人：“大妹子，别哭了，快抱孩子回家吧，抽大烟的人犯了瘾都这样，得啥卖啥。”

木逢春也劝那个男人：“大兄弟，看你都瘦贴壳了，可别再抽那东西了，快把屋里的领回去吧。啥东西都能卖，孩子还能卖吗？”

“大烟鬼”看了看自己老婆，退到了木逢春身后，一声也不吱了。木土氏劝了半天，那个女人还止不住哭声：“大嫂，俺好命苦，呜呜，看你的命多好。”

木土氏哑然失笑：“大妹子，你气糊涂了，我家穷得都逃荒了，你咋还说我好命呢？”

“大嫂，就是逃荒，你也能跟汉子儿女在一起。这年头，全家人能团团圆圆、没病没灾的也就是命好了。”

“大妹子，看你说的，你汉子一定能戒掉大烟，你家还能过上好日子。”

木土氏为了劝她，说着这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。木逢春也对那个女人说：“大妹子，别哭了，快抱着孩子回家吧。”

那女人眼睛发直地看着远方，一句话也不说了，像是在心里盘算着什么大事。

这时，“大烟鬼”已经退到了木歌拿回来的大饼子筐前，他见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老婆身上，就拿起大饼子筐，像一缕轻烟一样向村里

飘去了。木逢春一家人谁也没有注意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女人似乎把事情想明白了，突然给木土氏跪下：“大嫂，俺能看出来，你们家是好人。求求你，把俺家闺女带走吧，俺一分钱也不要，只要你们能把她伺候大就中。大了你们要是稀罕，就给你当老儿媳妇；要是不稀罕，就随便嫁个过日子人家吧。大嫂，俺求你了！”

说完，她给木土氏磕了个头，趴在地上又放声痛哭起来。木土氏要把她扶起来：“大妹子，你说啥话呢，孩子是你的亲骨肉，咋能随便送给人呢。快起来说话！”

那个女人说什么也不起来：“大嫂，你们要真是好人，就把俺闺女带走吧。俺说的都是真话，要是有一点办法俺也不能把孩子送给你们。你不知道，俺生的是一对龙凤胎。那个小子开春时被他阿玛卖了六两大烟土，今格儿他又卖闺女来了。他今格儿没卖成还有明个儿和后个儿呢，说不上哪会儿俺一眼没瞅着，他就又把闺女给卖了。要是卖给一户不着调的人家，那不把孩子给坑了吗？大嫂，不管咋说，你们家是个正经人家，把孩子送给你们俺也就放心了！”

一家人听傻了。木土氏又拉了她一把：“大妹子，快起来，你看我们连自己家的孩子都快养不活了，还能再要你家的孩子吗！你快回家吧，看紧点，实在不中就先把孩子送回娘家待几天。”

“大嫂，你真就不能收下俺闺女吗？”

“不能收，收了也养不活。大妹子，谁家都有难处，挺一挺也就过去的。”

“俺要是死了，这个孩子你们是不是就能收下？”

她说完，放下孩子，飞快地向旁边的一口水井跑过去。木土氏吓坏了，喊着：“老二，快拽住你婶，别让她跳井！”

木歌身手快，几步跑上前去，把那个女人拉住了。那女人的孩子刚会说话，她见木歌与她妈拉扯到一起，便大哭起来：“妈，妈……”

那时候，正是满族称呼向汉族称呼转变的时期。满族的大人都称父母为阿玛和额娘，而小孩子则称父母为爹妈。木洁走过去，把小闺女抱了起来。

木土氏有了恻隐之心，心里在想着什么，但是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